

掺着头发的毛衣

□ 葛烟如雪

我一怕妈妈给我梳头,二怕她给我织毛衣。

幼年总觉得父母角色很错位,父亲会做菜、会织毛衣、会钩花、剪纸、写作……而妈妈什么都不擅长,尤其是织毛衣,每每看到都不忍视之。

母亲织毛衣没有天赋,父亲织一条毛裤只要十二个晚间休息的时间,而妈妈织一件毛衣则需三年……这三年,是断断续续,且漫长的。

母亲煮菜,习惯每种调料都放一遍,而织毛衣更是反复又反复。因我长得快,每每等她织了一半,就要重拆再来,为了节省时间,父亲只好帮忙打基础,给织宽一点,好让此毛衣织好时,我那时是能穿的。

想来,真难为她了。小时候,我总会很羡慕院子里的女孩,因为她们都有卡通毛衣,有可爱的发夹,有各种花样的辫子,而我总是穿着运动服,短发,那模样就是假小子,每每看到卡通毛衣,我都很想拥有,我会用各种方式央求妈妈给我织一件。

妈妈每次都是面露难色,因为她是真不会,可她从未拒绝。每每冬天,她的手都是皴裂的,不是这里破一口子,就是指端破口子,十个手指用邦迪裹了一圈又一圈。可她从未放弃给我织毛衣的念头,在一个霞光满天的傍晚,母亲坐在椅子上,她巧巧上半身,头微微倾斜,手臂曲着,微微颤动,像破茧刚飞出的蝴蝶,轻轻摇晃着翅膀一样,特别谨慎。她用笨拙的小手指勾起毛线,把它卷在木制织衣棒上,小心翼翼地穿过去,再钩出来,每一步都很紧张,那时在边上的我,生怕她一不小心就把半成品,给扯散了。

不过这都是其次,妈妈打毛衣的“绝技”,在于能织头发。以前她总臭美说,自己的头发又黑又多,埋怨是生了我,掉了一半多……以前觉得这句话像夸张,等我做了母亲,我才感觉到,这些话多少有些真实。

母亲打毛衣时,头是低垂的,拿着毛衣针的架势很生涩,看似谨慎,却又特别马大哈,那鬓角垂下的头发,也不知什么时候,就被她的手指钩进毛线中,一点一点地织进去,起初我会告诉她,可她总不当一回事,依旧我行我素。

小时候总害怕,妈妈万一给我织毛衣,给织秃了咋办?好在妈妈至今头发还在,就是依稀有了根白发,在发间躲躲藏藏。

记得读书时,难得穿了一次妈妈织的毛衣,平针的织法,没有卡通图案,没有任何花样,因为毛线是渐变色的,所以织出来还挺好看的。起初我并没有那么在意衣服上的头发,毕竟我是看着它一步步出来的,我做着不容易,可当同学看到这个问题后,开始笑话这件衣服时,我内心是受伤的,更有一种难言的羞耻心作祟。我记得自那以后,毛衣就丢在一边,再也没穿过它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幼稚的羞耻心,是多么不值当啊,毕竟那件衣服,是多难出来的。

前阵子,我看到一个背包特别好看。看到成品的价格,我没买它,选择买了材料包。因为我平时不够勤劳,做的很多手工也都是半成品。每每总想休息,不爱做。丈夫就说,你可能买了没几天就又丢一边……可能是那股不服输的“劲”在发酵着,我决心要“争口气”,钩一个出来。

很多时候,说得容易做得难,我第一天做,兴趣满满,觉得有点意思,钩了一个小肚子;第二天,发现错了全部拆了,又重新做一些;第三天,我找了帮手指导,稍微有点进步……就这样,在这断断续续的时间里,我把这个包钩了出来。我不敢想象,我的妈妈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,毕竟,她患过病,在很多事情上,她没办法像正常人那般,轻松地做好一件事,更甚是她完全听不见……我倘若没有指导,可能也就放弃了。我虽没体验过织毛衣织三年,可钩三个月的包包,已把我折腾得够呛。

朋友生孩子,我也会发现那些长辈会选择织毛衣送给孩子,看着他们那么费劲的模样,我又想起妈妈那件掺着头发的毛衣。

妈妈是怎么坚持的呢?是我一遍遍央求,还是她对自己极限的突破?更甚是她觉得自己也要坚持一下,就能送给孩子一份礼物……

三年熬出一本书不易,三年织一件毛衣更不易。可对笨拙的母亲而言,那件衣服是她给我的爱啊!

妈妈看到我不再穿它,是否伤心过?想到这里,内心很是歉疚,很想对她说,我喜欢她给我织的毛衣,很喜欢,很喜欢的。感叹我已长大,再也穿不了那件毛衣,每当想起那件毛衣,依旧会回忆母亲打毛衣时的模样,头是低垂的,拿着毛衣针的架势很生涩……

母亲的爱,是清晨厨房里飘出的粥香,是临行前反复整理的衣角,是电话那头欲言又止的牵挂。她曾也是爱穿碎花裙的少女,却把半生光阴揉进柴米油盐,用皱纹换我们成长,用背影托我们远航。这个母亲节,我们邀您走进‘时光里的温柔回响’专版——这里有跨越山海的告白、藏在旧物里的故事,还有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感恩。愿每一份沉甸甸的爱,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。

写给母亲

□ 叶小荣

想你的时候
有千万条河流在地上跑
我却不知道给你写点什么
窗外的桐花开了
每年都开得热烈、洁净、知足
无需喝彩地默默地给自己庆生
从飘香到凋零
也许就一阵风一场雨的距离
每次回家,我都不敢细数
母亲头上的叶子又白了几许
脸上的沟坎又深了多少
我的羞颜随她的大滴汗珠跌落
落在我错位的灵魂上
窗外的树开不动的时候
会把仪式托付给明月和秋水
而已开了八十多次花的母亲
是否会无法绽放的那部分交给山水
一想到这我就忽然而止
回眸,她的挥手就像在昨天
那么近,又那么远

母亲的春天

□ 徐朋友

每天种菜,锄草,采茶,做茶
八十一岁的火苗
被她控制得,恰到好处
边上,她把把竹椅子,往院子的
阳光就会从,那棵木樨树的叶隙
移到她身上
温柔避开那些尖锐的
阴影的部分
忘不了她背竹篓时,天空一下子
就变得低矮
她把那条沉重的田埂路
背回村时
春天已所剩无几
故乡的路口,母亲已等不来
早已走远的父亲
一屋子的青绿,她揉茶的手
此刻,会揉出一条河流来
那么清澈
仿佛爱,都给了她的儿女们

三双布鞋

□ 向贤彪

我儿时都是穿母亲做的鞋,一年两双,一双单鞋,一双棉鞋,从未间断过。穿着母亲做的鞋,既美观又结实,走在上学的路上,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眼光,甭提有多神气。入伍到部队后,穿母亲做的鞋少了,但其中有三双布鞋却刻骨铭心。这三双布鞋不仅寄托着慈母对儿的海洋般的恩情,而且蕴含着教子成才的家风家规,至今思之仍感慨不已。

第一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“出征鞋”。那是1970年12月的一天,我接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后,急忙赶回家告诉母亲,她连声说:“好!好!我儿子当兵保家卫国,有出息了!”当晚,我外出与亲戚朋友告别,很晚才回家,见母亲还没有睡觉,在昏黄的油灯下纳鞋底。忙问道:“给谁做鞋呢?”她说:“给你做的,穿上新鞋好出征啊!”眉宇间洋溢着兴奋和自豪。几天以后,母亲拿出为我赶做的布鞋,一看比往日做得更周正、更结实,针脚密实,鞋帮、鞋底全用新布,鞋底还加了一层轮胎底。母亲让我穿上试试,不但合脚、舒适,还有防滑功能,令我十分喜欢,当即打人行囊中。到了部队后,穿上母亲为我做的“出征鞋”,走起路来足下生风,增添几多豪情。

第二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“保本鞋”。那是1974年底,我当兵4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。当时已经提干的我穿上崭新的军装和皮鞋,走在家乡的小路上,吸引着路人的目光。回到家里,母亲见我长高长壮了,还得知在同年入伍的战友中我是第一个提干的,她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那些天,她除了给我做好吃的,一有空就与我唠嗑,在她洞悉我提干后有些得意骄傲的苗头后,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过去是干过农活的,知道成熟而饱满的谷子总是低着头,而那些稗子总是头昂得高高的。做人要虚怀若谷,懂得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。”探亲归队的头天晚上,母亲将连夜赶做的布鞋递给我说:“当干部后,穿皮鞋多了,但也不要忘了常穿布鞋,不仅脚舒服一些,还能提醒自己不忘根、不忘本。”我把母亲做的这双鞋叫作“保本鞋”,穿上它,我就会想起母亲的教诲,提醒自己永葆本色,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第三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“思念鞋”。那是1999年9月的一天,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,告知母亲因病去世的噩耗,我顿时泪如泉涌,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当时,我因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演习任务,未能回老家给母亲送行,直到数天后才回家。小妹告诉我,母亲走的前些日子,一直念叨着我,还张罗着为我做双新鞋。家人劝她:“您病得这么重,还是好好休息吧!”母亲不依,仍坚持要为我做鞋。家人只好找来鞋样,备好做布鞋所需要的布料、针线等。在家人的协助下,母亲半卧在床上纳鞋底,眼不好使,手的稳定性也差,一不小心针就扎了手,她仍坚持着。当时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,化疗的反应无时不在折磨着她,纳鞋底时多次掉在地上……在母亲去世的一周前,鞋子终于做好了,母亲抚摸着鞋子,断断续续地给小妹交代说:“这是给你大哥做的最后一双鞋,叫作思念鞋吧!你大哥穿着这双鞋,就会有个念想,如同母子心连心啊。”小妹一遍遍给我讲述母亲最后做鞋的情景,复述母亲说的话,这时我早已泪如泉涌……手捧母亲为我做的“思念鞋”,我在母亲的坟前长跪不起,请母亲原谅我不能送她最后一程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。那一针一线纳出的一双双布鞋,是慈母心血的凝结,饱含着多少深情!在我当兵之初时,穿上母亲做的“出征鞋”,心有豪气,步履轻盈;在我提拔为干部时,穿上母亲做的“保本鞋”,心有底气,脚踏实地;母亲去世后留下的“思念鞋”,我一直珍藏着,常常拿出来看看,不仅聊以慰藉思母之情,更增添奋发进取的动力,激励我走好走实人生的每一步,不负母亲的养育之恩。

时光里

温柔的 回响

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

